

平凡人，工匠心，真性情

——一位劳模父亲的故事 ◆ 安琼



父亲爱岗如家，兢兢业业

参加舞台剧《码头号子》演出，父亲很投入。后排左一为父亲

佩戴劳模奖章照相，是父亲退休后最想拍的

父亲是“沪一代”

我的父亲是我心目中的“沪一代”，也是我感恩不尽、学无止境的真正的“父一代”。

听父亲生前说过，他是年幼时趴在小火车顶，带有逃难性质，从扬州乡下来到大上海的。我曾无数次想象，父亲从江都仙女镇冈伙村出发，悄悄进入扬州火车站，偷偷爬上奔向上海的小火车，在顶上差不多快一整天，一路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那年他14岁。我14岁时，无忧无虑地念初中了。早晨，父母让我洗漱整齐，喝了泡饭，带上大饼油条，去不远的小学上课，教室窗明几净。父亲随着比他大不了几岁的哥哥，不愿在家饿肚子，辞别老母亲，要去闯荡一番。

在火车顶上，他们紧紧攥着铁条，几乎不敢动弹。小火车速度不算太快，但顶上狭小、滑溜，小火车忽快忽慢，时不时来个刹车，稍不留神就可能滚落下来。过隧道时，就得全身紧贴车顶，丝毫不敢抬头。每逢车进站，还得作如此姿态，不然，被发现就半途而废了。

我在父亲故世之后，曾多次去扫墓祭祖。那年回老家，沪宁高速和到江都的高速已贯通，小车坐了不到3小时，但身子仍觉疲乏。父亲当年小火车顶上的滋味，我是体会不到的。无论有无风雨，这趟车顶上的旅行都不啻是一场人生冒险。这“沪一代”“父一代”的艰辛困苦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父亲进城了，身无分文，举目无亲。那时正是国民党执政的年代，时局混乱，世事茫然，未来令人忧心忡忡。父亲站在泥沙俱下的黄浦江边上，前景犹如江面上腾起的云雾，也是一片迷蒙的。而少年丧父之痛是深重的，如同天塌地陷。我也无法揣摩父亲那时的心境。简单用一个悲凉的字眼也不可能准确地概括他的情感。父亲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艰苦创业，辛劳持家，一步一个脚印成就了那个年代的光荣业绩，把一个男子汉的精神写在了这座城市。毋庸置疑，一定有一股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豪气，也曾回荡在他的胸中。

“沪一代”是真正不容易的一代。我见过许多像我这样的“沪二代”，父辈们不听命不屈服于天地的束缚和生活的穷困，走出来了，无所依靠，开天辟地。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，从来都是大写的人的追求。

多年前，我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报纸上，里面有一句：“父亲完成

我的父亲离世已整整二十年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对父亲的爱和怀念却愈来愈深挚。缅怀，是感伤而又温馨的相见……一个平凡的人，一位劳模，他是这座城市的一分子，他是我的父亲。他叫 闵国安。



父亲好脾性，时常下厨，有拿手菜。右为母亲



父亲难得的公园小憩

了向大城市的移民/从此福荫子孙。”好多人读了颇为感动，我想，那是因为我们“沪一代”和“父一代”的恩泽，都是感同身受吧。

父亲的工匠心

父亲在上海，最早跟人学修鞋。他勤快、用心，很快学会了手艺，开始自己设摊接活儿。修鞋摊设在老南市的四牌楼，人来人往，市口不赖。父亲手艺愈来愈精到，待人又诚恳，说好何时修好，就何时修好。有时当场给人家救个急，手到病除，顾客笑颜顿开。他要价低廉，又颇重信用，名声也就传开了，人送雅号“小皮匠”，以至于有的老顾客多年后还在牵挂父亲，说当年脱了鞋底，其他修鞋铺不光顾，就是满大街找“小皮匠”，说他技术好，人也实诚。

父亲摆摊的对街，有一家店铺，老板夫妇观察了好多年，对这位小伙子颇有好感，后来还给他专门介绍了对象。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荫及子孙的姻缘。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父亲不再以修鞋谋生，因为被招进了上海港。那时，百业待兴。他干的是扛袋子的活儿，几百斤的袋子，干多少拿多少钱，一天干下来，浑身酸痛不说，什么事都不想做了。父亲是拼命三郎，干得很辛苦，但听我母亲说，他从不叫苦，而且有机会，他就跟在别人后边学技术，还读了几年夜小学，文化水平虽低，各种装卸机械、车辆，几年下来，他都玩得很熟了。

技不压身，要做就要把它做好。这是他告诫过我的一句话。还有一句话，也常是对我们姐弟说的，就是，不要想空头心思，其意是要我们做人、做事实实在在的，不要去想着边际的事。这些话，是我小时候的座右铭，我想，也一定是父亲此生的警策语。

机械化，是推进上海港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。父亲在车间当抓斗组组长，干了好多年。他的兢兢业业一直感召、影响着我。那时家庭电话还未普及，三更半夜，楼下常会有人

叫唤：闵师傅，闵师傅，抓斗坏了，请帮忙抢修。不是父亲当班，现场师傅一定是没招了，不得不求助于父亲。他们也知道，父亲从来不会回绝他们。果然，他二话没说，一骨碌起床了，为避免吵醒家人，只和母亲轻声关照一句，就出门了，不管春夏秋冬，无论雨雪风霜，即便第二天一早他还得上班。这一点，他深得众人的赞誉。

父亲赢得口碑还因一件事，就是他想国家、集体所想，精打细算，在抓斗生产和修理中，动足脑筋，小改小革，节约了大量钢材。一块钢板，当年要花费多少人民币呀，他量体裁材，绞尽脑汁，常常趴在铁板上好半天，比画细量，还发明了不少裁剪方法。他是当年苦干加巧干的典范。我有时联想，父亲如此一丝不苟，不也像一位艺术家，殚精竭虑，在精心创造自己最好的艺术品吗？

父亲当年作为上海的劳模代表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的会议，回来时受到敲锣打鼓的欢迎，还作了几场报告。报告还通过港区的广播，连续播放了好几天。父亲的同事，几位叔叔、阿姨都说，你爸爸没什么文化，但讲得真好，讲得实在。

媒体上也刊载了父亲的事迹，“抓斗大王”“铁裁缝”的赞誉也由此传开。著名全国劳模，有“抓斗大王”之称的包起帆对父亲极为尊重，称他为师傅。多年之后，父亲仙逝，他与我聊起父亲，言及父亲的精神，他也表示十分敬佩。父亲在世时，我们家的鞋子修补任务都是父亲承担的。夜晚，我们早早上床了，父亲还在灯下，一针一线地修补鞋子，他要让我们第二天起床就能穿上舒适、温暖、牢固的鞋子，这样，路，才走得坚实！

从他修鞋到他工作和生活，我深深感受到，工匠精神就是执着用心、务实创新的代名词呀！

老劳模的艺术细胞

千万别以为老劳模都是只会死

干活的主儿。父亲大字不识多少，也绝无艺校培训的经历，可他能说段子，会唱歌曲，还有自己的拿手好戏。他的园艺技能无师自通。先后在家自建的院子里、阳台上种植了不少花卉，一年四季姹紫嫣红、花香扑鼻，四方邻居皆赞叹有加。他还善养金鱼，让我幼年时充满了乐趣；邻居朋友来讨教或者求赠，他总是慷慨大方。他是喜欢分享欢乐的人。

父亲喜欢唱歌，还在港区和小区居民联欢会上登台献唱，唱得豪迈，情真，带点扬州口音，每唱必赢得一片掌声。现在想来，我们会唱的不多歌曲都是小时候跟随父亲学会的。父亲和母亲还喜好欣赏地方戏，淮剧、沪剧、越剧等都喜欢听，也喜欢唱。

港区排演歌舞剧《码头号子》，用了一批码头工人来表演。父亲被选中了。他排练就像在车间抢修抓斗一样认真。父亲在这部舞台剧中多次担任领唱，本色出演，唱得自然，颇有感染力，把码头工人的真实情感演绎到位了。

父亲还有一个绝活，就是打鼓。在社区联欢会前，父亲受邀先作了十来分钟的表演，鼓槌飞扬，鼓声悦耳，观赏者围得水泄不通。

父亲多少熏陶了我们对艺术的爱好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带给了我们乐观向上的精神气，那是真正的人生财富。

好脾性的上海男人

上海男人的好脾性，世人皆知。好脾性的男人是需要深入接触，细心感受，认真琢磨的。真正好脾性的男人，不是单纯的脾气好，或者只是老实疙瘩、点头哈腰、轻声细语、唯唯诺诺之人。

好脾性的男人，是一种人之仁、人之善的凝练，是人生真挚的态度，是涵养品质的舒放，是心灵阳光的坦然自若。

我父亲是一位好脾性的男子汉。那温和蔼然，那大方随意，那心中有入，与人为善，总像春风拂面，春雨润唇，令人心生快慰。他在平常乃

至关键时候所展现的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，那种当仁不让的行为，把一个真善良，敢担当的男子汉的好性格，好脾气，自然地流露了。他从不动手打孩子，对母亲和家人不高声训斥，更不会在家吹胡子瞪眼睛，抑或拍桌子摔东西。他对左邻右舍以及陌生人，也是客客气气，微笑面对。

父亲不是出生在上海，但堪称上海男人好脾性的形象代表，也可以说，是新上海男人的一个楷模。他把江苏农村男人与上海男人的气质糅为一体，既有质朴善良，又有细腻柔情，没有所谓小男人的习性，相反，大气有定力，果敢又阳刚，沉稳担责地把控着我们这个家庭的船舵，在风浪中快乐地前行。

他也嫉恶如仇，是非分明。有时认真到顶真的程度，对工作，对生活，也对所遇到的世事俗常。所以他会惹某些人不快，甚或记恨。他对此一笑置之，对事不对人的作风，也体现出一个好脾性男人在大度和在乎层面上的胸有成竹。

他从不酗酒，从未见他借酒泄愤。他干净清醒，心中自有烛照洞明。

于是，从父亲身上，我感悟出一位好脾性男人的特质和种种风情。

好脾性男人是有主见之人。他的目光也许并不深远，但他看见了人性的本来面目，他懂得善良本分、勤勉认真地生活，将心比心、宽以待人地处世，现实才会丰满，生活才会愉悦。即便他从不会如此有逻辑地表述，他的心中也有同样一脉相承的通途。

好脾性的男人是有内涵的。这与文化程度无关，与文明素养有关，表里一致。那是浸透在血液和骨髓里的一种高贵，一种气息，一种力量。因刚强而更坚韧，因善美而更具温暖。

好脾性的男人不是没有脾气，他可以以柔克刚，也可能拍案而起。他有足够的能量、耐心和自控力，应付自如，因为他有博大的心胸，看透人心的眼力，正直公义的心和无所畏惧的胆魄。

好脾性的男人，凡事可以做精致，见功夫，显品位，亮品质，螺蛳壳里做道场，平常事中现儒雅。

好脾性的男人从来睥睨粗俗蛮横，厌恶恃强凌弱。在他的人生词典里，礼让贤者、弱者、老人、女士，甚至孩子，都是道义，都是仁慈。父亲就是这样的人。

多年来，子欲养而亲不待之痛常盘踞在心中。父亲，我们不会忘记您！您的一生，也让我们懂得，好好生活和工作，就是感恩。